



制图:何芬

从前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为了抵御严寒,村里人都早早地储备了很多柴草,堆在灶膛前。那些柴草基本上都是庄稼的秸秆,还有从外面扫来的落叶。每当饭点,一进村,你就能闻到淡淡的草木灰的香味。

冬天的草木灰味道要清淡许多。因为村民们冬天一般都在家休闲,为了省下一些口粮,午饭通常吃得很晚,晚上又睡得很早,这样不光省下一些粮食,还能省下一些柴禾和灯油。

小孩子正长身体,不饿,掌灯前如果饿了,就偷偷拿半块剩馍藏在被窝里,趁大人睡着了,才拿出来吃。也有没剩馍的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就在床上不停地翻身,饿得实在睡不着。母亲听到了,就用手拍拍我们,“你们咋还不睡觉?”“睡不着。”“为啥睡不着?”“……”“是不是饿了?”“嗯。”“会不会饿得掉床底下去?”“……”“睡吧,明天多吃一点,别惯出毛病来。”

过一会儿,我们真的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再被问起,大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当然也有特例。比如某一天,父亲去做义务工回来晚了,母亲便会烧晚饭,而且是摊煎饼。那时候,摊煎饼在乡下可是比较奢侈的。因为煎饼费豆油,摊一回煎饼用的豆油都够我们全家吃一个星期了。父亲坐在灶膛前烧火,我帮着拉风箱,弟弟妹妹也都围在锅台边。母亲摊好的前几个煎饼,都先分给了我

冬夜

■黄廷付

们。我们几个端着煎饼,赶紧跑到堂屋里去吃。那味道别提多香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以后,还不忘用舌头舔舔嘴唇上的油,咂咂嘴,再回味一下那诱人的香味,然后就心满意足地去睡觉了。那一觉睡得特别踏实,其实我们都还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到底有没有吃饭,反正等到我们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早已经起床忙活喂牲畜和烧早饭去了。

几天前,我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去看母亲,下午天还没黑,母亲就张罗着做晚饭了。

“娘,午饭吃得晚,现在都不饿呢。”我笑着制止她。母亲迟疑了一下,放下手里的东西,“我其实很久都不吃晚饭了。”“娘,您为啥不吃晚饭?”“医生说我太胖了,血压还有点高。”“娘,您不吃饭饿不饿啊?”“有点饿,不过饿过了劲就好了,反正又不会掉床底下去。”“嘿嘿,”我被母亲的幽默给逗乐了,“娘还记得从前的事啊!”“唉,从前那是家里穷,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了,却又不敢吃了。你父亲走得早,没赶上这好时候啊!”

母亲说到这里,我们的心情都变得沉重起来。我赶紧转移话题,“娘,要不咱晚上摊煎饼吃吧?我来给您烧火。”“好。你们不来家吃饭的时候,我一般都用煤气灶和电饭煲做饭,其实还是地锅烧出来的饭菜最香。”

我坐在灶膛前,生起火,只一会儿,那熟悉的草木灰的味道就散发了出来。闻着那淡淡的香味,我突然又想起从前的时光,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对正在忙活的母亲说道:“娘,医生是不是说晚上少吃点,没有说不让吃饭吧?”“嗯。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也就不想做饭了。”

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盯着灶膛里的火,耳边传来柴禾在灶膛里燃烧的噼啪声,这声音瞬间变得陌生起来。

相依

■石泽丰

故乡的河水干涸了,河床里长出一片凄凉的野草来。父亲在电话里诉说着故乡的变化,说是如今周围的村落像是被谁抽掉了一根神经,无论怎么看都显得有些不和谐了,还有曾经与水相依过的河岸突兀在那里,像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头。父亲年纪大了,他说他再也不能为我做点什么,就养了几头牛,终日去河里放牛。

顿然,我心猛地一惊,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我不知道河水退掉之后,河岸会孤独成什么模样。

小河是从我们村前流过的,它静静地淌了几百年。几百年里,它从没有以什么惊涛骇浪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凶猛与刚烈,即使是在暴风骤雨时节,它最多也只不过是流得湍急一点而已——这样一位母亲,以一种特有的温柔曾哺育着河岸两边的生命。

我很清楚地记得儿时的每天早晨,大约八九点钟,河岸两边蹲满了洗衣的女人,远远望去,她们连同这条悠悠的小河构成了一帧优美的风景。这里面有一位女性就是我的母亲。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母亲洗衣的青石板是否安在?听说从我离开故乡后,河水就开始慢慢退落。至今,我似乎觉得这中间有一种宿命的味道,仿佛这条日夜流淌的小河是为了等我,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看着我是怎样离开这个村庄,等我不再经常回去的时候,它也就渐渐地离去了,留下一份孤独。

母亲常常一边洗衣一边眺望河的对岸——这一细微的动作,又有谁曾注意过?其实母亲是看河的对岸有没有一个年近60岁的长者,她时而也蹲在河的对岸洗着衣物,虽然河面不宽,仅两三百米,但她眼力极差,几乎看不清这边的人和物,就像我们看不清一个荒凉而又饥饿的年代一样。那位长者就是

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从我记事时起,外婆茅屋上的炊烟就是那么袅袅地升起,外婆烙的焦黄的麦粑总在诱惑着我。

因为那条小河,我常常感恩于母亲的命运。在那个谁都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年代,如同草芥一般卑微的母亲,作为众多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注定像漂流瓶一般地浮沉于命运的长河之中。因为那年月,饥饿威胁着每一个生命,已有6个子女的外公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任河水去决定我母亲的命运,用外公安慰外婆的话说——“让她去吧,也许她会遇上一个好人家,日子过得比我们好。”那时的母亲还不满周岁,就在沉睡中躺在外公做的竹排上,在外婆的哭泣声中离开了那个岸。从此之后,河床水涨船高,多了外婆的眼泪。母亲虽被一个姓石的渔夫收养,但她仍像一朵无根的花,一片无枝的叶,一股无源的水。这就是一个时代的阴影,它笼罩着一个生命,让她无法摆脱。

听说自从母亲离开以后,外婆每天捧着蒲篮坐在岸边,她搓过很长的麻线,外婆说它可以将母女的爱牵连起来。后来母亲做了别人的童养媳,但她经常回到娘家去看看,看看我的外公和外婆。外公去世之后,母亲也常回去看看那根挂在墙头上终日沉默的篱笆——惨白得像一只风干的影子——不过那年的风极凄厉,一不小心,母亲的眼角便流出了泪。

心与心之间到底有多远的距离?为了生活,我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回去侍奉双亲,这算不算是一种不敬不孝呢?眼看着他们年岁日渐增高,那几头牛真是我父亲晚年的唯一依靠吗?我甚至现在就能想见,一旦有一天父亲真的长久地与它们相依,我会怎样地想念着他并且梦见它们,我会怎样因为愧疚而痛苦得梦也梦不见他了。

热爱可抵岁月长

■文 芳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其中的这句话,直戳我的心灵。汪先生的文字充满人间烟火,看似平淡无奇,却体现出真性情,恬淡中蕴藏着的是他对生活的热爱。是热爱,让漫长岁月中平凡的琐事变得生动有趣;是热爱,让枯燥的生命鲜活起来。

抽空去文具店选了两支钢笔。我都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拿钢笔写字了,这手儿轻执,笔端就流淌出旧时光,真美。我与书法结缘已久,中学时练过一段时间硬笔书法,由于时间有限,并没有完全投入精力。直到女儿上了大学,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相对多了起来,才开始真正练习书法。我知道学书法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从静下心来临帖起步。从笔画,到结构,再到神韵,仔细观察,用心揣摩,反复练习,就这样从开始的不得要领,逐渐得心应手,心中的小欢喜是不言而喻的。能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唯有对书法的热爱。其实,写钢笔字也好,业余写文也好,没有一样是必须要做的,我只是喜欢用这样一些简单愉悦的小事情来换取一段安静的时光安置自己罢了。友说:“等忙告一段落了,就有时间读读书,写写文了。也想如你一般,因为热爱,工作之余写点小文,如果能坚持下去,该多么好啊!”我想与友说,感念一起写字的时光,胜于感念任何一种奢华的时光。哪怕一年写几篇,也坚持好吗?莫问它们的意义,它们只是一种热爱,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去娟子家闲玩。抵达时,娟子正在自家的阳台打理花草,一见到我,她招呼我自己倒茶喝,在客厅等她。倒上茶后,我边喝边走到阳台边,看她在忙些什么。只见娟子穿着防尘衣,戴着胶皮手套,一个人在一排排摆放整齐的花盆间时站时蹲地穿梭忙碌着,脚边和地上有序地放着铲子、泥土、花肥,还有浇水用的工具。冬日的午后,阳光温暖,娟子整个人沐浴在阳光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热情。

我知道娟子一直喜爱养花,也知道她因为工作先后换过几次住所,每次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带有大阳台的房子,即使租金要更贵些。无论搬到哪里,娟子都会带上那些她养了许久的花草,而相聚时,她和我提及最多的也是她的那些花草。合欢、芍药、丁香、忍冬、半夏……因为娟子,我知道了很多花草的名字和属性,与她的那些花草也成了故知。我很喜欢娟子和我分享养花心得,从她的讲述中,我能体会到她对花草那份执着的喜爱。那是一种纯粹而透亮的热情,可以让生活变得生动有趣,也可以让生命变得美好丰盈,甚至让我看到很多生活以外的东西,无关世俗烟火,无关名来利往,更不是单纯的对某种事物的执念和欲望,而是一种类似于诗意的精神追求,在潜移默化中,一点点改变着我,改变着我对生活的理解。

年龄渐长,内心的不安和焦躁不

可避免地日益蔓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反复的自我抗争与和解当中。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定与从容,我曾经试图找寻过很多解决方法,但一直没有获得笃定持久的安宁。终于在娟子的花草里,在她始终如一的热情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与宁静。

爱生活,就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乐趣。娟子曾说:“每次看着阳台上的花草,不管天气如何,有没有阳光朗照,眼前总会猛然明亮,心底就漫过一层欢喜。”岁月漫长,生活不易,尤其中年的逼仄生活更是烦乱嘈杂,面对生活的不变与多变,如何抵挡疲倦和辛苦,获得内心的安宁?透过娟子对花草的热爱,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坚持做好喜欢的事,就能让生活充满质感和期盼,让灿烂的阳光照进生命,温暖心灵。

热爱,不是附庸风雅,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犹如人生,只有放慢脚步,才能欣赏路边的风景。

现在的我也喜欢上了侍弄绿植,培土、浇水、修枝剪叶。站在阳台上,看阳光和绿植洒落花影,看微尘于光线中飞舞,我伸出手去,阳光环绕,微尘在指间轻呢,细微的影子打在花影上。“花香不在多,室雅何须大”,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觉得甚是舒适。

周末时光,我喜欢一身热裤T恤运动鞋,走向户外,看花看树、看鸟儿的翅膀掠过长空,看云朵一点一点儿融入黛青色的夜,看星星坠落,心似湖泊。专注一些小事情,最绵长的小幸福都藏在寻常日子里。

那天,央视综艺频道《回声嘹亮》栏目播放了旧版《红楼梦》歌曲专集,我放下手中的活儿,便一直站在电视机前听。不管隔了多少岁的岁月,这些歌曲,依然能让人听出一汪清泪来。谱曲的王立平老师说,为了谱出他心目中的一曲《葬花吟》,他整整用了一年又九个月的时间,直到自己完全想明白了才肯动笔。看,多么热爱多么专注又多么漫长的艺术!也唯有热爱,才用这样漫长的创作换来如此漫长的美吧。人,可以没有多大的理想去奋斗,却总该有一两件喜欢的事来安放自己的心吧。

如我这般,写自己喜欢的文,想着将来给自己结一本喜欢的集子,感觉也还不错。因了这样的喜欢,我更愿意一个人修篱种菊,在自己的菊园里横下一颗心来写字。一个人,无喧嚷,无纷争,无陈杂。写累了,抬头有可以远眺的窗,案上有明亮的灯盏、清润的茶、温热的红枣酒,低头有和菊花一样的清芬小字。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是呀,只要心中有所热爱,有所坚守,哪怕只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也能让人收获内心的喜悦,去抵御生活的艰难困苦。在漫长的岁月里,保持住一份朴素的清欢,在平凡的人间烟火中,活出盎然的诗意,便不虚此行了。

广告

认尸启事

无名氏(衡救 0822122201),2022年12月22日由青山派出所护送至我站求助,后送至衡阳市中心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22年12月23日死亡。请其家属或其他知情者速与我站联系(电话:8516000)。自登报之日起30天内无人认领,将按无名尸体火化处理。

衡阳市救助管理站
2022年12月23日

认尸启事

无名氏(衡救 1022092801),2022年9月28日由站前派出所护送至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22年12月23日死亡。请其家属或其他知情者速与我站联系(电话:8516000)。自登报之日起30天内无人认领,将按无名尸体火化处理。

衡阳市救助管理站
2022年12月23日